

疏忽。仲韬等皆以为然。到欧洲仍当询之西人耳。未正二刻，起碇复行。

二十一日。舟抵烟台，作汪芝房所撰《文法举隅》序。登莱青道方观察、东海关税务司辛盛先后来谈。

二十三日。舟抵上海。莫善徵、徐雨之、张叔和来，久谈。饭后刘芝田、陈宝渠先后来谈。亥正，率内眷登陆，至广肇公所寓焉。

十月

十月初二日。傍夕，与李眉生久谈。眉生佐先太傅幕数年，识解超卓，友朋中殆无其匹。论交涉事，悉中肯綮，奇才也。以重听微疾，无意仕进，实为可惜。夜饭后，写一函寄静臣弟，教以惩忿、慎言二事。

初五日。写一函寄余佐卿。午后，崇地山宫保来一谈。夜与松生、逸斋等演试封折之式。写一函复杨商农。商农与余至好，但不甚以洋务为然，尝规余与松生不应讲求西学。每聚首论议或音问往来，方枘圆凿不相入也，然终不失为端人，亦不失为益友。来函谆谆恳恳，以清议为言。余答之云：“今世所谓清议之流，不外三种：上焉者矜矜自守之士，除高头讲章外，不知人世更有何书，井田学校必欲遵行，秦汉以来遂无政事，此泥古者流，其识不足，其心无他，上也。中焉者好名之士，附会理学之绪论，发为虚悬无薄之庄言。或陈一说，或奏一疏，聊以自附于腐儒之科，博持正之声而已，次也。下焉者视洋务为终南捷径，钻营不得，则从而诋毁之，以媚嫉之心，发为刻毒之词，就三种评之，此其下矣。中西通商互市，交际旁午，开千古未曾有之局，盖天运使然。中国不能闭门而不纳，束手而不问，亦已明矣。穷乡僻